

二十年前一場示威記實

郭清江博士

波音公司衛星部門主任

電話鈴響，接起電話後，對方說：「清江，我是阿菊」，緊接的就是陳菊哽咽哭泣的聲音。接著一個男人接過電話，氣極敗壞的說：「清江，我是施明德，今仔日咱兩位義工，駛車去廣告明仔日的人權紀念晚會，到鼓山分局前，被土匪警察攔住，將兩人拖到裡面毒打。真天壽，將邱阿舍兩人打到全身皆傷，不能走路，才讓我們將他們扛出來。清江，明夜演講會照舉行，請您將國民黨的惡行，講乎全世界的人知」。

這就是鼓山事件，它為「美麗島事件」拉出序幕。

在聯絡報社後，我決定打個電話到國民黨的警備總部。秘書說負責人與副負責人都不在。我說我是郭清江，美國南加州台灣人權會會長，請她留話給警備總司令及蔣經國，說明天（十二月十日），台灣人要開世界人權紀念會，這是世界公認的基本人權。國民黨若施暴抓人，我們一定發動全美各地的同鄉向你們的領事館示威，使你們在美國無法營業。

十二月十日晚上，我們與台灣高雄紀念會現場聯線，兩位小姐詳細報導晚會現狀。在演講進行中，施暴部隊製造事端，催淚彈刺鼻、刺眼的情況，如現眼前。在得知晚會提前結束，國民黨沒抓人，才掛上電話。

電話掛斷後，突然想起，以前國民黨每在事件發生時，因怕激怒群眾一發不可收拾，故都等事件過後，才進行個別抓人。故為了避免被抓，最好的辦法是第二天，遊行示威，造成及凝固同仇敵愾心，讓國民黨有所顧忌，不敢抓人。可是等到再撥電話時，請他們轉告施明德，大家都已離開，無人接。為此感到懊惱不已。

國民黨要抓人的風聲不斷自太平洋的彼岸傳過來，許多人被跟蹤。為了防止落單，被「捧去」沒人知道，陳菊小姐暫住林義雄處。十二月十三日凌晨，要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國民黨大舉抓人。林義雄與陳菊同時被捕。施明德與艾琳達住在林義雄家隔壁，艾琳達說警察在前面敲門時，忽然看到施明德從後門跳出去，就這

樣神奇的消失了。此後國民黨全力搜索，就是找不到他。施明德成功逃逸，為當時沉悶到令人窒息的台灣社會，帶來一股很微妙的希望感。

眾人敬仰的信介仙，在國民黨的議會公堂—立法院，被以拍手的方式，立法院同意讓他被捕。這是開創第一次行政部門公然進入立法院逮捕異議人士的先例。國民黨要藉美麗島事件，全力消滅日益膨脹的民主運動的決心，非常明顯。

陸續傳來，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相繼被捕。林宏宣傳教師亦在基督教的神堂遭逮捕。初步消息說一百多人被捕，整個台灣籠罩著恐怖、無力與絕望，有人在問一個新的「二二八」事件是否正在演變？

捕人的消息傳來，人權會馬上決定採取行動。為了達到最大的效果，並減少到最小的損失，我們採取準則是，行動前靜如處女，行動速度是動如脫兔，行動後是船過水無痕。

我們決定分三組人馬，一組進入領事館，面對面對抗，另一組在樓下做傳統式的示威，其作用在讓領事館招來的警察以為這些人就是示威者，不會一下子衝上樓，讓館內人員有充分時間示威。另一組人員，則是負責不斷的向領事打電話，以稱讚國民黨的談話，佔據電話線，使他們無法立即報警，以延長示威時間，我們也邀請住在聖地牙哥的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范清亮博士，來做我們的發言人。

示威人士在一個較偏僻的地點集合後，我請大家每三人做一小組。小組人員，同進同出、互相照顧。並請小組以不交談的方式進入領事館會合。在不引人注意的狀況下，四十幾個台灣人已將領事館擠滿。此時，我們聽到幾個辦事小姐都在大聲地與我們的電話部隊談話。我們心想，我們應該有一些充裕的時間示威才對。事後檢討，由於這群打電話的無名英雄，使國民黨無法立即招警，因此我們能不損一名一卒，從容地於示威後離開現場。

范博士要領事出來，對方說不在，要副領事，亦說不在，我乃向大廳的人士說，今天國民黨大規模抓人迫害人權，企圖扼殺民主運動，這樣的政府，我們已經不承認它的存在。所以今天我們不是向他們遞交抗議書，我們是在這裡向全世界的人士，表達我們對國民黨殘暴行為的憤怒，所以請范博士唸抗議書。

不久一位同鄉說他站久了，腳酸，因而坐到櫃台上。一位副領事跑來干涉，南加州人權會副會長藍藕貞的先生張倚博士向那位副領事說：「你今天只有聽的義務，沒有說的權利。」

忽然，在離櫃台的遠方傳來「碰」的一聲巨響，一位同鄉將書架推倒，並大罵「XXX，到今天你還要耀武揚威！」接著，很神妙地，全室的人，幾天的悶氣都沸騰起來，平常非常斯文的台灣人，忍耐不住了，許多人跳上櫃台，將裡面隔間用的玻璃全部打毀，把牆上蔣經國的畫像摔在地上踐踏。那位副領事正與一位同鄉扭打在一起，有一次當他站起來時，忽然間遠遠的地方飛來一個花瓶，正擊中他的下腹，等他彎下腰再抬起頭來時，驚恐已使他的臉面縮小許多，於是他開始想逃離現場。但當他拉開通往裡面辦公室的門時，在內部的人卻將門猛力關回，至使他一隻手被夾在門縫受傷流血。張倚石博士看他生命有危險，趕上去幫他拉開門，他才安然離開。沒想到張倚石卻因此吃上官司，這是後話。

看到再留下來已無意義，我請大家離開現場，吩咐大家只能走樓梯下樓。從樓梯撤離，證明「組織者手冊」所言不虛，它是最安全有效地離開現場的方法。我與范博士殿後，走到外面後，我請教我們的法律觀察員，下個步驟應如何，他說離開現場，於是我吩咐傳話到我家集合。走快到停車場時，看到一輛警車想在十字路口，倒轉衝著我們來，我趕緊牽著在旁邊的Sherry李，裝做出外散步的樣子，警察看了一陣子，才又將車子調回原來方向開走。到我家後，因為覺得目標太明顯，警察可能隨後趕到，乃請同鄉移駕到一個熱心同鄉游太太家中，大家坐下後，興奮異常，談論今天事件過程細節。為怕萬一將來有人被警察找上，不慎洩露消息，影響其他人的安全，乃提醒大家停止討論，將議題轉向此後工作重點——如何聲援被捕人士。為了怕有同伴落單，遇麻煩，我們又開車回現場附近察視，發現路上滿是警察巡邏車。

第二天是星期六，早上領事館平常都有上班，有位同鄉故意去看看是否照常營業，結果發現大門深鎖。門上貼一字條說：今天不營業。國民黨在台灣任意抓人，我們在美國迫使他們關門。南加州的同鄉為支援處在苦難中的故鄉，及民主運動的人士，所打拚的表現，贏得大家的敬佩。有位在台中教中學的老師來美訪問時，特別請朋友轉告說，國民黨大舉抓人後，大家深深覺得，台灣沒有前途了。南加州同鄉到領事館示威的消息，替當時愁雲慘霧的社會，帶來一線希望的曙光。南加州的活動其實只是緊跟而來一系列蓬勃的海外台灣人運動的前奏曲而已。

同天，在美國才創刊不久的聯合報海外版世界日報，在其第一版頭條新聞以極大的標題寫著「海外台獨，張牙舞爪，郭清江率眾搗毀領事館」，大幅報導抗議事件。許多好友看到後，很關心我家的安全。台獨聯盟專職幹部黃再添問我需不需要由東部派人來保護我們。好友江百顯勸我到別處住幾天，我回答說，我的生活方式，若有任何改變，即是向國民黨示弱。另一好友鄭盛博接到一位國民黨人員要他勸我要小心些時，他的回應是：台灣人在美國一無所有，沒有什麼可失，國民黨擁有一切，任何事情發生，都會有所失，所以需要小心的是國民黨，而不是郭清江。鄭先生的見解真是精闢之至。

爲了怕太太操心，在得知世界日報大幅報導後，我跟太太說：世界日報未登前，我明敵暗。我們萬一受傷害無處找賠償，現在我明敵亦明，世界日報需對我的安全負責。其實，這話是多說的，因爲我們平常對安全方面，都有訓練，只要不大意，就沒有什麼需操心的。

繼南加州一役之後，全美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救援運動。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三十年後，一個新生代，好不容易走出了，全力爲台灣爭取人權、自由、民主與人性尊嚴。這個新潮流，代表台灣人的希望與前途。這個剛冒出來的民主幼苗，我們一定要全力維護，我們一定不容許國民黨再用暴力來摧毀它。爲了台灣的前途，在島內人士遭遇大挫折時，島外台灣人應挑起這個歷史重擔，讓島內的受傷者養傷，讓失望者，重燃希望，讓我們重整裝備向國民黨挑戰吧！